# 西園聞見錄

#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二目錄　外編

往行錄

祀典

前言

丘濬　黃相　馬文升

倪岳　劉球　王得春

沈子木　周冕　盧洪春

黃汝良

往行

詹同　尹直　世宗皇帝

高儀　許誥

#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二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 禮部一

### 禮儀

#### 前言

丘濬曰竊考前代之制有所謂捲班放仗入閤等名目或失於粗略或失於煩瑣惟今日朝儀酌古準今實爲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尊卑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爲定式乃會官著爲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參之禮有八焉頒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爲故事旁觀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爲言後來因以爲當然者亦或有之竊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敕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寺官將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幷稽洪武永樂年間以來事例詳

加講究檃栝節潤畫爲圖式懸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爲定制云

周志新字曰新南海人歷官按使嘗爲御史時設立有闕文軍民諸司彼此相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出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辨稍不從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遇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于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與上悉從之

黄少宗伯宗明嘉靖癸未爲刑部郎中時張羅峰桂見山疏議大禮百僚醜詆曰奸邪宗明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㪚議我祖皇帝純法三代公侯伯軍職承襲或弟繼兄或姪繼叔皆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乃附名于疏卒正典禮

于愼行曰宋徽宗置議禮局以定朝會祭享大禮集諸家所撰禮儀而總其大成禮書既就又置禮制局命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婚喪冠

祭沿革制度為五禮新儀班行天下此雖蔡京所瓶不可謂非盛典也三代以來郊廟朝廷之禮典故相傳尚有可考至于士庶之禮反為疎闊古人所以治身養心之具蕩然無存而風俗不可振矣如得五禮新儀潤色而行之以示士人之矩亦一代制作之要也

往行

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朝自祖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寺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御座左錦衣衛官夾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向北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于鴻臚寺報名至日先進午門外候百官叩頭畢鴻臚寺卿對御前宣奏姓名員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則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

落府邊境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旣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叩頭畢鴻臚卿唱奏事畢羣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上乘輦往御武英殿或文華殿閱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立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

後世大臣朝賀燕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朝禮儀視前代爲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司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中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官陪祀官宴於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更衣立殿外候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候上飲訖乃起卽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羣臣則殺其二每歲

三大朝賀及郊祀禮成行慶賀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以代宴惟
慶成則否丘濬曰竊以爲正旦長至遇故免筵可也惟萬壽聖節天下
藩服重臣親賫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無不望一霑醉酒飽德之恩請
命禮官舉行之
李嗣字克承南海人景泰甲戌進士初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官戶部左
侍郎嘗出知金華府下車之始適行鄉飲酒禮有司設主席殽核視賓
十倍遽命撤之由是吏民知風指終嗣任不敢干以私
張大中丞琮弘治丙戌爲禮部主事癸亥冬孝皇不豫免長至賀東宮
親王如故事公請於尚書曰未有天子不豫而王受賀者太子侍膳問
安禮亦宜省已而命下如所議占城國王請封制冊封夷王給事中一
人往將命占城遠在海外人憚于往六科倡議止之疏不絕上尙書不
能決公曰封而告不以封天王之命討必矣禮先告哀而後請封國無
訃命將誰與以是詰之威信其庶幾乎卒從公言
潘少司馬希曾嘗爲太常少卿嘉靖改元時大禮未定議者紛紛公慮

其聚訟而貽患也作大禮問以解之公言出而羣議遂定時議禮當上意輒不次擢公嫌希附卒不以聞主議者求觀亦弗予上計已決期日下詔上寶冊猶執舊議上甚怒禍且不測公往與言遂草詔大禮卒以定而臣工陰受其福公有調和之力焉

## 郊社

### 前言

歐陽文莊公德爲編修奉詔議郊禮悉指陳禮家說之同異終之曰禮文乖錯未盡可據而土木一興財費不貲惟益修勤民之政上當於天心則異郊可也同郊可也於丘可也於屋亦可也時服其遠識

陸樹聲曰竊詳國朝郊廟之制國初因儒臣草創之議二丘分祭後定合祭之禮矣至世宗皇帝言官之議復主分祭當時與議諸臣有謂祀地北郊禮不經見或謂禮行於郊而百神景從不當以日月配天者其言似若有所據也

□□曰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

頻仍可追睹也皇上升潛繼統百度惟新敬天事神靈貺饗答今臨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未能同一日之懽非闕典歟前此妨於國郵今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賀見訾災傷迭報今日當以省禮爲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禮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誠寡陋無所識見考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之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有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受命自古繼統之君敬天之君以報所受命故郊禮不可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廕補賞賚爲費不貲郊禮畢必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河之决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爲

非則又知災傷之不省郊而廢宴也竊見江淮告災陛下惻然憫恤發公帑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爲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簡命爾況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爲祥之一端也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靈之貺哉伏望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俯察愚言特賜俞允則數年曠典一朝載睹神人介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張潮字惟信號亭溪更曰玉溪內江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尚書嘉靖己丑公爲侍讀學士庚寅奉詔與議郊祀禮羣議分合相半公據經引史旁及子集斷以祖宗之舊反覆辨論幾及三千言大約謂禮之可疑者八難行者二一曰合祀之說雖證以昊天有成命詩序而其詞卻又專頌成王分祀者不過援周禮奏樂於圜丘方澤數語而北郊則僅創自漢儒摽取孝經緯文天神主北辰地祇主崑崙殊爲荒謬二曰六經有祭法有祭天泰壇祭地泰圻之語而亦無南北郊之文唐賈曾表引春秋說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王肅述孔子

云祭天而地配於經皆無所據三曰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舜典正月肆類上帝乃祀六宗山川羣神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以燔柴祀日月星辰而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山澤四方百物各以物祭及月令凡祭祀亦斷自昊天上帝山川四方宗廟社稷之神而俱不及地豈地道從天與中庸所以祀上帝之文同乎四曰禮言郊禘或言郊廟以社對禘或以社對釋之者曰言郊以知社稷之在國言社以知郊之爲天地亦無的確五曰祭必有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先公祀四望社稷五祀羣小祀各有服冕何祀地祇獨無若同大裘則非夏至所宜六曰祭必有配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孝經云郊祀社稷以配天何北郊獨無配乎七曰朱熹嘗言古時天地定是分祀卻又曰五峰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卻好似亦矛盾八曰陰陽之義多矣如祭統以礿禘爲陽義以嘗烝爲陰義則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何天地獨無陰陽至若周禮一歲九祭天朱熹所謂當時禮數簡儀從省故易行者是已今於天歲止一祀

而春秋既祭社又專祀方丘則反崇地抗天非尊卑相乘之道此難行者一也且周正建子故二至祀天地於歲事爲不紊今歲首在寅不從二至非順陰陽之義從之則於序有乖皆不合周禮此難行二也惟聖祖時合祀已久雖其列壇從祀非古而當時著令命官分獻各以義起殊與漢晉唐宋神座千百數位者不同今不若循舊爲便時上志先定分祀覽其言懇切婉盡亦不以爲非未幾南郊創造圜丘都御史汪鋐請概遷禁垣外塚墓上不忍盡遷限一里之內而止公亟上疏曰此正陛下不忍人之心發於至誠周文王行野見枯骨命瘞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吾其主矣卒斂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何況人乎今陛下事本敬天猶念及此卽文王澤及枯骨之仁也惟壇去外垣尚遠一里之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若於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內閣執政者謂褻穢圜丘匪宜公應之曰在圜丘若似褻穢然天無所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竟得旨罷
黃潤玉曰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

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及按泰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塚上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爲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郊天而幷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卽祭法王爲羣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幷祭地也草廬吳先生謂天地並尊似拂易傳天尊地卑之義故著此論

袁表曰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爲宮冬至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

函鍾爲宮夏至方澤奏之八變以祭地祇必冬夏至而卜兆者天氣之陽始來復地氣之陰始萌也夾鍾而謂之圜者圜象天也帝出于震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也林鍾而謂之函者其能容象地也萬物致養于坤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也六者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八者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分祀之議實昉於此而衆吻遂翕然董仲舒謂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先百神而最居前也尚書舜禹受命其亦先繫以月正而後云類于上帝周時建子故用冬至未必取陽生之義也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陰陽盡天之運而又以陰屬地益傳訛而難信矣何也地非天匹也禮運篇曰政以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謂之殽地夫地統於天猶母與父自人情尊天親地者言耳若論造化一氣之妙無異上下之相攝而神與迹之轉相附也何也天氣也地形也形有方而氣無所不運凡地之勾萌甲拆岳峙水流皆氣爲之則皆天攝之也如人身之有軀殼有神氣並言之可耳而直析爲二使若胡越之不相鄰而蒼素之難共豈理也哉誠合祀者何以異

此王莽行之謂之僭而後王斟酌而因之又謂之沿蘇長公等言之謂之鑒而左傳稱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又謂之誣頌昊天有成命祀地之詩也而歌天得非並祭而歌之乎武成庚戌柴望柴以祭天望以祭地一日並祀必非馳騖南北郊也而議者成見一定堅不可改詩書所記亦爲曲解曰祭畢神出而歌也曰軍與變禮也則有虞氏封禪而望秩又何說焉况古者郊禮其席藁秸其器陶匏貢誠上質以合天地之易簡必不辛甲異兆南北異方爲此紛紛也議者但援周禮以格諸家耳夫周禮晚出先儒以爲王道之極而或以爲附會之書唁唁不定吾固不敢盡指爲三墳之續白魚赤烏之誕然體國經野而外必有附會者參焉吾卽以周禮駁信周禮者而郊祀卜兆諸證虞夏則寅之朔非子之朔周郊以冬而虞夏郊以春安在爲一陽潛復乎觀此則周禮斷不可泥周禮不可泥則分合之疑不待反覆窮詰而明也况先夏後冬地先食天暑月躬祀侍衛困暍人情事勢亦格而不可奈何株守一說信簡册而不核其理哉

夏言疏曰伏覩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
上帝於大祀殿以我聖神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爲虞夏殷周四
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祭乃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
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東周典禮墮棄
蕩然而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
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
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
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
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
我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爲此度越百王之舉誠所
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
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可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
闕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聖論已定無容議矣惟太祖
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
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
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聖制萬一還就猶爲非禮若圜丘方
丘俱配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
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
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議上請以俟宸斷羣臣次
第畫題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
奉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璁大學士鑾聯翩上奏必欲二祖並配臣
不勝疑駭初意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喙矣及久候明旨不
下竊恐聖心亦不免於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
貽譏萬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爲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
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脩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
一配所以奉天地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

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降旨郊丘諸祀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禮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御之日我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

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彌天之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于聖子神孫者則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袝並席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可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可以安我太祖之心乎豈可以安我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聖諭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問當遵復皇祖之始制露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眞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制所由起也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

古禮明堂者周禮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所以尊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建百王不易之盛典垂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我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恭睿淵仁寬穆純敬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儒沒而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往行 闕

祀典

前言

丘濬曰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焉其下復歷敘自古君臣有道德功庸者以實之凡十有四有爲君者八人爲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於此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迨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蓋惟取其純德鉅功列位而通祀之非若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

黄相曰臣聞忠節臣子之大閑崇報帝王之盛典表章於既往所以激勸於將來若武王之封墓式閭康王之表厥宅里皆此意也我國家以

風教爲本以綱常爲治自太祖高皇帝當安慶內附干戈甫定之日首命有司立余闕廟於其土及定鼎金陵又建功臣廟於雞鳴山列聖相承率由是道前代忠烈之士無幽弗闡如漢紀信生於西充焚於滎陽唐許遠生於海寧死於睢陽宋岳飛生於湯陰葬於錢塘文天祥生於廬陵卒於柴市皆兼其所生之地而廟祀之表章之典於斯爲盛若宋之陳文龍陳瓚生於莆田也乃者南京大理寺評事徐元稔建言立廟致祀禮部覆奏聖旨陳瓚陳文龍叔姪死節忠義可嘉着有司春秋致祭臣伏而讀之天語榮於華衮渥恩賁于泉壤使陳瓚陳文龍生前得其死所死後猶有生氣臣敢不夙夜祇承上帝稽照文龍當宋季爲閩廣宣慰撫使北軍入廣文龍以千百就盡之卒抗方張不測之虜有諷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及勢窮被執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迫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陳瓚文龍叔也元唆都攻興化瓚以義民三千人禦其數萬衆及元兵登城猶率其麾下五百人巷戰死者殆盡瓚被執唆都欲降之瓚

曰吾家世敦忠義其肯從胡狗奴求活耶叟都大怒車裂以殉俱載宋史及郡志凜凜忠言與秋霜而俱厲堂堂大節與日月而爭光雖宋邅陽九炎運難復然足以植立天地之正氣維持古今之人紀使當時開門納款面縛臣虜者真可以愧死於地下也宋三百年養士之恩此亦足以收明效矣列之祀典允愜輿情然欲祭於其家則故居無存久矣祭之於野又禮之所譏也乞勅該部比照廟祀紀信等及近者監生裴春之奏於江萬里亦立祠本郡事例擇興化府近城爽塏之地量立一廟共祀陳瓚陳文龍於中撥附近人戶二家歲時看守仍乞賜廟額祭文祭品永爲定禮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肸蠁之中而凡生於其鄉守於其土仰廟貌之巍峨覩禮文之豐縟者剛正之氣自勃然而生即四方之士聞之亦有所感而興矣其裨益風化夫豈細故哉

馬文升曰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鎭如五鎭五岳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岳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鎭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岳在

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岳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恆山爲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無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岳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岳恆山于眞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峽峰之說不知祭醫無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眞定在汴京之北而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覩眞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眞定府卻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猶未建明猶祭北岳於曲陽

縣惟北鎮仍祭於此若以爲北岳原在眞定則周禮載恆山爲幷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恆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岳以此觀之則北岳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岳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眞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眞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俱奏行移山西幷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恆山舊址去處修北岳神祠務在不修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勅翰林院撰文勒石竪碑以垂不朽

倪岳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

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幷其眞身而爲三其實本止一人耳今乃分爲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之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庭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爲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遞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

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既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各罷免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星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卽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五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記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

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
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
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十四
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說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梓童帝君
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童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
母讎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
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
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童神掌文昌府事乃人間祿籍故元加
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
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勑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
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童以孝德忠仁
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
梓童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傅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
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合拆毀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眞君

謹按傳記張道陵字元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水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峰白日上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册贈天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册號正一靖應眞君歷代相傳子孫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眞人之封秩正二品歲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誑惑百姓從受其教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鎭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于其家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大小青龍之神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祕魔岩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爲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

即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設祠于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勑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蝓蛇亦能致雨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略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亢旱累累祭告祈禱杳無應驗則此亦非蝓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爲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爲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青龍如蜥蜴崇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有前項春秋祭告之禮伏乞罷免東嶽泰山之神謹按圖志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爲東岳泰山之神有司春

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岳廟蓋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岳齊天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祭祀夫岳鎭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前項祭告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北極佑聖眞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眞君者蓋眞武神也眞武本玄武宋眞宗尙向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眞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爲眞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順助聖眞武靈應眞君及考圖志乃云眞武爲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祕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鎭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爲誕妄也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爲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

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爲像遣內官陳善齎往武當山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搔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祐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奸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旣有功於國則累朝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依南京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修遣太常寺官祭祀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齎送不無太繁況已有內外官員領勅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各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闊白綿布二千四百疋闊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祀神

油蠟香炷三萬七千八十四斤雖稱送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卽今民力
憔敝亦宜量爲裁革減省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
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乞一例禁革庶幾神祠不替而國用
少節矣崇恩眞君隆恩眞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眞君姓薩氏
諱守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
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
薩眞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
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
改廟爲火德觀封薩眞人爲崇恩眞君王靈官爲隆恩眞君又建一殿
崇奉二眞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
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
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示現之日皆
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
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

所傳一時傅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况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玒顧綸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但既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毁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幷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仍乞勑內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志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眞人卽今之金闕玉闕二眞人也眞人五代時徐温子曰知證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嘗提平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時易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眞人玉闕眞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眞君玉闕眞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眞君

玉闕隆福眞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卫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遞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紅服十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于民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維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至袍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差遣內官前往福建齎送道路搔擾虛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造既始于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於閩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聖節并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爲嫌則於二眞君誕辰各差本宮住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

稱眞君冠服仍用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持廟戶人等於每年
應換之日會同道錄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
壞之日方許奏請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
遇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差人前去永
爲定例所有現在平天冠明黃袍服責付本宮庫內收貯仍行內府各
該衙門無得再行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
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眞錄及國朝御製
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眞君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
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眞人母田氏仁壽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玥
亮眞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眞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爲
眞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帝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
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佑元君
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
祭皆因二眞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

溫乃五代時誤國專權弑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幷妃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者爲正以後加增一切祭祀俱各罷革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以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係甚重其爲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比於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奉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幷東嶽廟眞武廟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眞君幷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毁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官一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劉球曰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堯命伯夷猶讓于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

王得春疏曰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殺異宜常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必得人以任之則儀文可飭誠信可道由是郊而格帝廟而饗神舍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祭之義也比者乃朝廷官制爲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槩可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寺事者宜興蔣守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治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灤州齊章崑山魏校是也豈常以異流雜品而濫厠崇高之位偃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先帝祈天永命建設齋醮故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旦顯榮至此今奉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不可廢而宗記實不可用也請勑下吏部將宗記退還本宮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爲之修復祖宗之舊制永黜異敎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寅直惟清之士必能盡志盡物以

秩祭法以明祭義而相聖天子明禋者其殆庶幾乎

沈大中丞子木萬曆己亥起南京太常寺卿閱掌故見懿文太子四時

有祀痛建文君獨無祀乃草疏曰皇上以孝治天下殆三十年欣承祖

宗諸盛典無不釐舉獨建文祀久闕未有言臣竊謂建文君高皇帝孫

懿文太子嫡長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即當成祖時且用先臣王景之

議以天子禮葬遣官主祭輟朝三日則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相

沿至今藐無成說生爲金潢玉牒之主沒銜斷蓬飛草之怨若敖含餒

伯有無依不亦悲乎皇上御極初年特念死節諸臣下褒祀之詔伏讀

制詞有曰仰遵聖祖遺意褒表忠魂夫忠乎建文者祀矣乃建文獨不

得祀乎弘治時禮部主事楊循吉曾以景皇帝爲比議追謚夫謚且當

議則祀猶宜急議今世所疑者不過謂倫次間稱號難定耳是不知禮

以情伸數緣時降第獲肸蠁一俎猶愈于湮絕弗存者臣愚以爲留都

誕育之區臨蒞之地生所憑依魂魄不遠宜即其處或祔于高皇帝之

側不則懿文太子側廟祀弗論儀典斯秩累朝未備之禮今幸集其大

成列聖未慰之靈亦將懽忻交鬯于皇上之善繼述矣疏具將上會青

宮冊立少待辛丑轉通政使至都卽奏上之下禮部議如所擬覆上不

報然時論韙焉

周冕疏曰易曰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爲能享親蓋子孫之於祖考其氣本相爲流通其心常相爲感應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萃于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子之心必已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慊然也茲當大工告成之始仰見肅清廟貌煥然一新森然氣象照耀宇宙祖宗列聖血食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愚恐命攝者之心豈能如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陛下之誠敬耶伏望聖明俯從所請或于奉安之日或于秋祭之時齋祓一心親致孝享祖考

精靈昭然在上皇上誠敬對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左右詩之所謂肅雝顯相不顯丕承無射于人斯其在周廟者不有在於今日乎

盧洪春曰祖宗者陛下之祖宗也故王者必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聚祖考之精神今身之弗親而徒委之疎賤之臣子則精神意氣不相統攝即使陳籩設豆祇爲瀆而已矣九廟之神靈謂何而又何以報本追遠乎

黃汝良曰或問蜡之說曰此農事之祭與藉田相爲始終者也藉以率之蜡以饗之勸農之道備矣且一張一弛緣乎人情而報本勵功意亦在焉纖細不遺而舉措必當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先蜡後臘臘者接也去故接新也蜡者索也合物索饗也蜡以息物臘以息民皆歲十二月之祭也漢人蜡而臘故註周禮者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如蔡邕獨斷則直以臘爲蜡矣大宗伯以貍辜祭四方百物註曰蜡也大司樂六變而致羽贏鱗毛介象物及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示天神註亦曰蜡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註

亦曰蜡也夫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則可必以方社山川天祭先祖等並
入神而蜡則不可蓋八神者皆有功于農者也不專于農事不與茲典
吾讀陳氏禮書而質諸郊特牲曰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故先嗇
一司嗇二祭百種以報嗇也故百種三饗農及郵表畷禽獸故農四郵
表畷五禽獸六迎貓虎而祭之即所謂禽獸者也曰禽獸則祭不止貓
虎矣祭坊與水庸事也故坊七水庸八其曰土反其澤水歸其壑昆虫
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祀神而祈豐之辭也冀八神饗之使水土平而昆
虫草木之害息也鄭玄乃不數百種而數昆虫夫昆虫本欲其毋作而
又何祭也即祭昆虫豈獨遺草木哉王肅去昆虫而分貓虎似矣然貓
虎皆除田害同功者也郵表畷不分而分貓虎耶其後沙隨程氏又附
鄭玄而不得其說乃曰非祀昆虫祀夫能去昆虫者也遂併郵表畷坊
水庸皆本其始作之人言之然則古所謂五祀者豈祭其始作者耶且
又安得去貓虎者而迎之也故八神之說吾以陳氏禮書爲當而漢註
之兼他祀則泥于合享萬物一語然不知萬物者槪舉非一之辭如百

種而下皆非一物故曰萬也後周因之兼五天帝五人鬼與百神蜡于五郊唐因之爲百八十七座百九十二座宋因之爲四郊東主日西主月南北乃主神農諸瀆亂不經者本漢注誤之也夫圜丘方社王宮夜明幽宗亦既有所矣而今併列于蜡然則蜡主日月天宗耶又烏在其主先嗇也明堂位曰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郊時亦云天子大蜡八是知蜡者天子之禮數至仲尼賓蜡子貢觀蜡黨正屬民則諸侯之國庶民之鄉亦皆有蜡矣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方通蜡者通乎上下者也王者統御幽明論功報祀因以勞農而休息之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蜡其有功于田者而地不與焉既以勞農又以勸功也其有功于田雖貓虎之微坊庸之細且猶錄之年不順成即先嗇明神亦不得以無功而饗明乎此者可以勸功矣今藉田僅存而蜡祭未備吾故爲解其說而存之以俟夫力農修古者攷焉

往行

洪武戊午上謂翰林學士承旨詹同曰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

未當卿等其議之于是同與學士宋濂議以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行初獻亞獻禮終獻皆如之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凡祭祀罷上香

弘治壬寅秋尹公直爲南京禮侍陪祀帝王廟公因言元世祖以胡人入中國初欲殺盡中原人甚至廢滅人倫豈當與堯舜禹湯並列殆高皇帝念先世嘗爲其民乎然中當改正也又以修葺郊壇工畢祭告天地時成國公朱儀主祀事禮官議當拜大祀殿內公以皇上時享太廟拜丹陛遣官祭歷代帝王亦拜丹陛成國不尊於皇上帝王不嚴於天地顧可拜殿內乎成國從其議

嘉靖九年有旨天下學校於孔子神位止稱至聖先師孔子革大成文宣王號廟宇止稱廟不得稱殿四配止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革兗沂郕鄒國公爵號十哲閔子以下止稱先賢某子革侯爵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革伯爵孔子并四配以下毀塑像更爲木主春秋祭祀止用十籩十豆府州縣止用八籩八豆樂舞止用六佾

別立祠中祀叔梁紇曰啓聖公孔子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配
罷從祀者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
吳澄改林放蘧瑗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祀於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修
胡瑗斥抗議者御史黎貫爲民編修徐階外調餘提問鐫俸有差

高文端公爲禮部尚書日舊制合享天地以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
郊于是中官有請合祀復洪武舊制者公固不可曰洪武初不分祀乎
即分亦舊制也何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歟公曰無論是非奈
何令中官得與外庭末議衆韙之

許莊敏公誥嘉靖己丑嘗以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文華殿有孔子塑像
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公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帝悅即撤其舊像立皇
帝王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公九人瞻拜主前而諭之
曰朕奉至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遂志於學卿等其罔朕棄仍賜茶
及禮神品物復命各爲講章以進公衍中庸喜怒哀樂章入講帝謂公
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自後每月朔望帝必躬祭事品

物必賜公以爲常

#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三目錄　外編

唐冑　倪岳　王世貞

往行 闕

章服

前言

宋濂

往行 闕

婚禮

前言

歐陽德

往行 闕

喪禮

前言 闕

往行

張智　姚夔　尹直

#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三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 禮部二

### 宗廟

#### 前言

丘濬曰三代之制天子七廟各自爲宮自漢明帝以後始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之意乎臣竊以爲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犆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

各得以伸其尊而不壓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蒸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合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則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眞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禧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

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禧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其左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禧祖之心矣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乎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略得其彷彿矣

倪岳曰勑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立綱常追祀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具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於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幷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官詳稽

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哉故諭欽此欽遵會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事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爲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

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憲祖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合無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户即此所謂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孝穆慈慧恭恪莊禧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旁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勑奉遷官於祔葬畢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俟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起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乎禮典題奉聖旨你每既考論明白准議欽此

欽遵後於奉先殿之東別闢改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云

楊守陳曰往者欽蒙勑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是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尙矣夏之顓頊旣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

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謚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祖並謚懿王爲懿祖至肅宗並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祫祭而太廟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劉鎔陳傅良諸臣之議幷祧僖宣二祖別建

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僖仁四祖亦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意耳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高皇帝既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尊惟祫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瘖之孰無憾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

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況別殿密邇太廟而祫祭則德祖獨尊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廟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卒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宜曰莫若則其意豈眞以僖祖爲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下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祔子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

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
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
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亦但如前
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
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
文與情戾安可爲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
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
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
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
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
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不遷之制行於古而宜於今者臣旣備陳
於古至於歷代羣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可鑑者臣復條列于左宋
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
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矣至熙寧五年平

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宣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今毀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實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稷契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泝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烏可謂無異耶若以僖祖藏

主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體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諸說具見於後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以爲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跡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室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攷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其功也宜尊奉爲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毁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子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爲不可則特爲僖祖立室凡毁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羣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

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也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之興本於稷契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爲祖鄭玄云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祖景帝則弘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僖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說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爲據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略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請瘞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於國邑晉則范宣蔡謨羣臣皆謂宣皇帝爲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

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眞卿
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
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
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
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旣以功德享有天下者皆推其本統
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
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
上世次旣不可得而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稷契
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
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
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於
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亦述安石之
言者前已辨矣餘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
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

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稷契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宗而商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鯀於一時不廟鯀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以高帝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豈絳之稽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於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既毀之廟不立也宋既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既毀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合何禮也絳本傳云絳有盛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詔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絳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固有因循至於順逆之大倫詎能違戾而變古今或於夾室在右或於宗祏爲尊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爲當類皆違經悖禮臣等所不敢知於是遂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禮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其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推爲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歟若祧主之藏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論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室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宋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諡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倘以此爲是則僖祖

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旣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爲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毁之廟是亦違經悖禮矣何乃以是闢羣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強辨力排羣議而自用此卽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殷周稷契本非後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同一室也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太常寺寺丞王普皆請祧僖祖而袷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至紹熙五年寧宗卽位太常少卿曹三復言如普棻而尤切旣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因大行祔廟之祭是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

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爲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劉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曰今羣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初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祭則又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旣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主正當太祖神主之背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羣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擯徬徨

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爲始祖以爲尊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旣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固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事生存之時乎蓋議者之爲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后稷始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

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臣子之願也孰若伸恩屈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羣議皆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無難也臣按羣議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寢仍藏未毀廟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

享爲祫祭則毁廟未毁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疑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德祖而熹尚在亦或無異議卽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恐未必然熹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旣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謂僖祖之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論背禮逆情而力爭之後世董棻王普數人

亦皆謂其違經悖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十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熹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蓋臣子之願卽人心也尊太祖既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理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戴記有是言矣然僖祖既祧之後熹援安石故事又謂改更豈忘其上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前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留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有敬有不敬者乎豈太祖生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

尚義之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言文王爲太祖熹乃以祖有功爲文王無乃失其旨歟況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羣議已具前矣所定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尊太祖爲恩尊僖祖爲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其可以期斷祖考之謚其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盡排羣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平昔之言牴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徒以熹爲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翕然從之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廟之主則爲無祖然首廟旣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毀不瘞乃遷居別殿具享祫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

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狥人蓋尺寸各有長短智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熹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旣爲此議續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祧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祖以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而爲之並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曰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竊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謀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己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

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享祀及遠非是爲太祖伸尊祖之祀也其說是也宋之僖祖猶商之報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圉爲太祖可矣何必祀稷契耶然則復立僖祖之廟固非得禮而安石違聖變古所見豈高於世俗之儒也頤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戴禮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韋玄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豈韋玄成以下數百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人獨安石與頤有是心邪熹不考孔子之言與韋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爲公論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奏劄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

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爲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敎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眞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熹嘗作韓文考異於禘祫議考下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還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於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壓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

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眞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時即祧獻懿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居於初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眞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眞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僭太祖東向之尊故韓皆以爲不可但欲仍藏主夾室而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爲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爲尊不相降壓則諸廟皆尊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時享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謂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

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謂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恆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於稷契廟以稷契爲太祖莫有尙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興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爲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還玄宗朝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熹之說哉熹固謂韓公學禮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可爲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與還廟議實同一意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

而遂以己意爲僉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之議質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擬稷契而爲始祖也較然哉我朝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德祖而以太祖擬殷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後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韙哉

袁懋謙曰國家稽古定制因時立隆可謂大備於禮樂矣二百餘年所未厭於人心者有二沒建文之號以祖蒙孫失景泰之謚以兄掩弟兩者忌諱太深公論不著非所以視天下萬世公也因而缺祀使神明之統與若敖之鬼同號天潢之派與無依之魂並盡此寧七廟神靈所共安乎夫土木之變非景何以守正統之業景不可謂無功於英徐石之起徼天順亦何能推景帝之位英何必有憾於景亂而繼之順而受之兄弟相代以保宗社不相嫌也矧建文何畀於成祖成祖亦何憾於建文而徒以叔姪相代之故既去其歷年復以形迹相避之嫌更泯其血

食此何說也此必非高祖之心而亦非成祖之心也夫達孝者敬所尊愛所親建文非高祖所愛乎高祖所愛寧非成祖所愛乎燕王廓落大度有帝王之質天生之而高祖知之者知而立嫡爲天下萬世訓也其所立卽其所愛也成祖之起纘高之緒非仇姪也誅亂之臣非有亂君也纘其緒誅其臣而正帝之存否不論也故焚宮而出成祖曰以天子之禮葬之知其不死而不之問成祖之心可知也不然者一統之日非不可下大索之令逋逃之虞亦何必崇大行之議成祖之心非有憾于姪蓋已明示于天下而天下莫之知耳建文之世紛紛制作雖曾過之以變亂先王之舊章妲己褒姒不列于宮蔪歷椵室之刑不施于天下也三代而下猶中主也變則禦之曰毋使我殺叔父至則避之曰我寧爲民叔季之世何必非夷齊季札也建文誠無罪于成祖而成祖實無憾于建文也向使晰義之精察心之曲成祖之請難與景帝之繼祀總之非得已之策而原無憾于先王建文之避位與景帝之退處總之已盡之數非必得罪于天下故卽令太祖在帝左右而立之之斷必且曰有

吾孫行吾義者也有吾子繼吾志者也於景泰則取其亂而能治於天順則憐其出而復入無勿收也無勿收則無勿祀也則令姪食于叔之廟弟享于兄之前在天之靈應無不安尚何議乎故吾謂繼聖者何必其續于聖矧猶一家也尊居叔位明受姪統不妨于名取姪之有代父之治不媿于心生則棄之沒則祀之不傷于義斯不亦大聖人之心事豁然于天下萬世之公而亦無惘于先公先王乎若以居今之世不及古之道而歷朝所議勢不得變更則又禮樂出於天子非臣所敢也

往行 闕

山陵

前言

姚夔曰昨日該大學士彭時等奉稱大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梓宮於裕陵神主於太廟蒙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王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司翰林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於先

帝之左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覆奏未賜允納者臣竊以爲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理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係焉不可不愼也大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詔頒天下與今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慈懿崩逝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子道全矣使在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號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大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

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累詔詢問以爲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觀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爲天子皐陶爲之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者何也不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皇上卽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若以理開論易爲轉移耳惟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論勸至於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孝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

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與皇太后
並合於裕陵並享於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
無益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
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
於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葬於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
於右慈懿今日祔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毫
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
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之同乎況宣宗
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嘆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況皇
上繼統承緒卽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
是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
出於禮義之大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
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

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逼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隄潰水決不可收拾矣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復開諭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令之德英皇歆享於上羣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同降之百祿臣等不勝幸甚

胡世寧曰中外傳言有等閒廢小臣逞其邪佞妄圖起用因見陛下孝思純篤追慕皇考無已乘機上言陵寢宜遷改葬京師臣愚聞之不勝憂惕蓋此事利害關係匪輕誠恐聖心至孝爲所感動一朝改移羣臣戒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愚受國厚恩義圖死報不忍緘默臣惟皇上一身宗廟社稷之主也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儲祥蔭福於陛下之身者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家有墓猶木之有根根不動則木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動則木之榮瘁未可知凡士民之家所以重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者舜都蒲坂而崩於南巡遂葬

九疑禹都安邑而亦崩於南巡遂葬會稽其相去國都各數千餘里後世莫之敢遷故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年猶君國子民不絕此其驗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禍慘不可言此其所當戒也我太祖高皇帝初葬皇考妣於今皇陵衣冠蓋不備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帝后我太祖統天大孝豈不欲備禮改葬京師以便祭掃然亦曰慮泄山川靈氣使體不安姑積土厚封備山陵之制而已見於皇陵碑大略可考也此我仁祖之陵既蔭太祖興創大業而已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靈氣而蔭我皇上聖壽萬年子孫萬世爲帝王可也昔者謂死者魂氣升天體魄歸地今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歲時祭享其神氣之在天者陟降昭格蓋無不在而陵寢之在安陸者永爲萬世體魄之藏豈宜輕動也況查安陸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餘里使遷梓宮陸行在途未免震動舟行則遠涉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可到此時聖母聖心憑念何如舉朝臣子驚惕何如而可輕動也即今士民之家重其父母而欲爲子孫長久計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得至於

天造地設山川大聚完美可爲帝王宅兆者舉天下蓋不多也故我太祖初定國都聚天下術士而議者數百太宗下藏天壽山蓋自始封燕國至於紹極征討往來閱歷山川數十年而後得豈易能也有如奉迎梓宮至京一時難得吉地而經年未得安厝或主司恐以遲慢爲罪而遷就附會以未全吉之地爲吉而誤國大事將如之何臣謂陛下孝思誠切或遵奉聖母太后懿德至情必欲遷葬亦須期以數年之間妙選近京山川大聚十分全美之地如天壽山比者而後妙選年月日時十分之吉啓遷皇考梓宮安葬方可無慮也今若如彼邪佞之言輕率一二年爲之萬萬不可也夫陰陽地理之說從古有之今士大夫之家重其祖考體魄之安爲其子孫長久之計者罔不精加選擇而或謬爲大言謂此小術不足信者是其愛國不如愛家愛君不如愛身故爲欺罔非忠實也

往行

從祀

羅師程名恢以字行永豐人洪武癸酉以薦授崇仁訓導歷官國子博士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于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于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於義未當宜陞啓聖王廟疏奏不報

程敏政曰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埀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

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竊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顧特憚於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于心不敢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徒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廟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

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傅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著易傳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浮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爲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毌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奸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

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使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詔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議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

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人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棖在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俱不在諸子之列秦冉顏何恐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七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

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偽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説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説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杰之士也今董韓爲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述著而不得比

於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説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明矣况宋儒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

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之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
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
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
公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沂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
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
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
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而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
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靖獻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
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
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己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
松從祀啓聖公祠使學者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霍韜曰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廷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化者
也漢儒則修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
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會

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也薛瑄生當

聖賢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

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雖不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丱至

沒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儒疏註闡明遺經觀其讀書

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及此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

實似之穎悟弗及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

厚似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貧賤不移其介身爲世師言爲

世訓動爲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光非眞誠積累之素不能也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

明超邁而淫於佛老陰翊邪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

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

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臣願勑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取其

趨向純正略其造詣未至奉列從祀以端士習正道大明聖化洋溢於

風教甚非小補

唐胄曰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故
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其德
業以昭示萬方也我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也開國之一大典
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無敢議及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
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請乞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
祖與原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
死不與此可歎以方之言惑之也及都給事中邢如點之奏已明而我
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來說豈以點之論雖甚當而敍事或未詳也
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六月
丙寅甫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
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得勝茅成皆已死
先棲神於卞壺蔣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
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
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

勛何據而敢爲此言哉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鏇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致勤勞今勳尤著於是各以都督僉事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爲開國也且夫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蓋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蓋各以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爲證又惑也又一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已有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於洪武

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皇祖親定卽古爾祖從享祭於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與尤重英祀廟且不與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英功累至侯爵非不大又以詩書孝友恭儉謙虛之德爲世所稱而勛今日之祗奉眷顧出而斂飭愼密好禮下賢且頗能奏大禮大獄諸臣之釋以將順聖德之美亦爲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情雖輕而於我開國之大典所關則重況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則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時鱗翼攀附之勞素孚於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又觸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不負於山海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與則自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之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之三十二及唐凌煙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託褒揚於位號而我聖代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其品別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

祀兩廡上俎其配享六王以下前後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於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多功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雖今配享九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廟祀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化之妙非口舌筆墨所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以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綴英侯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斂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食家廟於百世不致忸怩於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惧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國朝之大典禮崇隆於聖明之世而爲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倪岳曰從祀諸賢不宜改正公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傳授煨燼之餘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然傳經之功自不可泯故自唐以

來列於從祀彼七十子名字載于遷史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追論于千百年之後哉遂格不行

王世貞曰今上之十二年御史言孔廟從祀當用故新建伯王守仁翰林簡討陳獻章而它給事御史有舉布衣胡居仁者因及故尚書章懋羅欽順處士吳與弼布衣陳眞晟大宗伯請與九卿翰林東宮諸僚議議乃推布衣居仁而於新建伯十一參差卽簡討亦不免焉輔臣折衷以新建伯及簡討布衣請詔曰可世貞時病居里於所聞豁然嚮者嘗承乏監晉臬試以新建伯及簡討從祀策諸生乃推廣其意而議之曰自聖人之道明而天子推本孔子之功詔天下郡國皆爲孔子宮以祀而悉籍其七十二子之及門者爵而配享兩廡已又悉籍七十二子之弟子及後儒之爲傳故訓釋有功於六經者爵而次之已又籍魯論之所載四科十哲者加爵之而升祔於堂已又籍其得道之統若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加爵之而升祔於左右居十哲前至嘉靖中始罷不稱爵而別立啓聖祠以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晳祔歸而兩廡之所進退

至是始稱備獨以我明高皇帝汎掃羶俗取椎衽而冠裳之重熙累洽儒賢輩興而兩廡之祀自一薛文清外寥寥無繼何論宋世至不得與胡元比肩即士大夫橫經而造壇壝者有不惄焉若失愯焉愧且憤哉今天下之爲新建學者大率十而七往往高視闊步以不爲新建學者爲淺夫而諸不爲新建學者以新建學者爲異端閩中之學爲新建之牾之而生恚嶺南之學爲新建之掩之而生妬讟其其勛者疑其端傳其跡者竊其衷此議之所由以參差也第朱子表章之功與天壤俱敝而不在於訓詁章句之末其所訓詁章句爲不失聖人之說而已而未必盡得聖人之心新建非求牾也爲不盡得聖人之心而牾也今其所摘致良知一語簡切痛快實可接孟子之性善而他訓詁章句小不盡合朱子耳非不盡合聖人也當正德時新建膺閫外之寄建不世之績而嬰權幸牙角爪鉅之鋒全身遠害要必有所謂權者而不聞其有屈節之實柄在悍帥則悍帥攬揔之柄在中貴則中貴挪揄之柄在輔相則詭相媒孽之藉令馬季良杜元凱而處此寧有是哉嗟乎若新建者又

焉可勛疑跡窺也簡討之學似不能及新建傳於六經羽翼亦淺然其表之光霽識見之超邁在孔門當遠出曾點上等之宋代亦堪鴈行周子蓋得聖人之心於見聞表者也新建恐所不及也胡布衣一篤行君子耳今其書具存於道實未有所悟於六經實未有所發揮也陳簡討有一札云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如莊孔暘又云它日造就擔當斯道孔暘而已孔暘尚不獲登孔子之廡則居仁詎宜從程朱之後而祀竊以爲祀居仁不若祀吳與弼與弼之毀以名重而毀也以人主之重之而毀也又竊以爲實學實行得大儒識者則亡若章文懿懋羅文莊欽順有體有用得大儒節者則亡若王端毅恕明之第一賢臣也其所著石渠意見於聖經有發揮不啻賢於布衣之居業錄也今人見議章文懿羅文莊則尚躍然於端毅則惘然弗之應矣何也爲其專見事功也夫孔子不薄事功吾謂孔子不薄事功者何也孔子轍環天下歷七十二君而不遇始退則删述六經然猶曰我欲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故從祀者不獨明之王端毅恕而又有宋之范文

正仲淹文正之才氣其猶在涑水上乎涑水固篤行君子也然疑猶有
疑孟子氏書而文正導大儒張載以中庸中庸之表章自文正始也夫
歐陽氏者文士豪也其本論名爲闢佛老耳又嘗疑易繫而妄解春秋
乎今徒以濮議之合而祭之而文正者乃上不得擬涑水下不得列歐
陽者何也吾以爲居仁與弼宜專祀於鄉而進范文正王端毅章文懿
羅文莊於孔廟之廡可也凡與居仁與弼例者十人曰學正曹端也布
衣陳眞晟也修撰羅倫也給事中賀欽也郎中莊杲也布政使陳選也
國子祭酒蔡清也御史陳茂烈也太常卿魏校也贊善羅洪先也皆可
專祀於鄉者也愚又因是而有感於堂之祔夫四科十哲者述魯論之
從記與陳蔡之難者也非以十哲盡夫子之門人而四科裂夫子敎也
且夫子有子也曾子也述魯論者之師也而不之及故曰非謂能盡夫
子之門人也故夫子之敎有德行而已而何以政事言語文學爲故曰
非以四科裂夫子之敎也宰我之晝寢冉求之聚斂夫子之責之若鉄
鉞然而至我也短喪之論悖名敎喪心術爲萬世罪人何以辱此堂也

今且有兩說焉去十哲之宰我冉有而進有若南容乎而取宋儒之二程朱子於其末乎抑盡絀子路子貢游夏於廡而以顏閔二冉曾子子思孟子二程朱子配乎二程朱子之獲配也伯淳以德正叔朱子以功也愚又因是而有感於嘉靖之典禮夫其去像而易木主也爲像之未必類也復古也去王而稱先師也爲王之尊不及師也重道也曰師則無上矣胡以去籩之十二而十也去佾之八而六也使天下萬世曰人主自尊而卑大聖人自嘉靖始嗚呼惜哉是二者所宜亟復者也

往行 闕

章服

前言

歙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山龍華虫粉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采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爲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

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咸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有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説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衮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次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爲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強誣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

往行 附

## 婚禮

### 前言

歐陽公德爲禮書首請建儲不報會詔二王同出府而婚公上疏曰昔我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至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與太祖時同宜如初制行之又引醮詞有承家之説請賜裁定上知

公意命分別成婚矣既而降諭寢之然婚亦竟不同日

往行 闕

喪禮

前言 闕

往行

洪武壬申三月丙子懿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時禮部侍郎張智上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卽日於公署齋宿素服入臨文華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奉慰禮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絰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服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其內外文武百官行祭禮者自備儀物上曰朝廷府庫百官俸祿皆出於民今祭禮儀物令光祿寺供具百官惟致哀行禮餘如智議尋以時享在邇令智

與翰林院參考古制智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須用樂外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而不作詔從之其所建白多此類也

姚夔字大章號損庵桐□人正統戊午解元壬戌會元初授吏科給事中歷官吏部尚書謚文敏爲禮部尚書日慈懿皇太后崩卜葬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公率羣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係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弘治丁未正月郊獻夜壇明日甫慶成貴妃萬氏薨先是皇太子擬二月五日婚至是以喪禮欲易婚期尹公直執言庶母無服而主婚在上與皇太后婚期竟不易上又以貴妃斂宜服黃公言貴妃數稱知禮豈可以不正之服加之上因欲緣后禮葬公言貴妃無可葬以后之道苟妄爲之天下後世之議不免於死者竟何益耶卒以貴妃葬

秦宗伯鳴雷爲南京禮部尚書適穆宗登遐故事南京聞詔後禮卿率百僚上疏慰安一如北京例公言南都聞詔已匝月疏入則兩越月矣安得比輦轂下哭臨時禮力主罷識者韙之